

# 月亮的环形山

李天芳 晓雷



---

# 月亮的环形山

---

李天芳      晓 雷

作家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风云剥蚀的陕北黄土高原，奇形怪状的山的世界。六十年代中期，一群大学毕业生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平凡而有意义的岁月。小说以细腻动人的笔触，多侧面地表现了他们思想上的成熟历程，爱情上的波动轨迹，以及某种程度的理想的幻灭。成功地刻画了黎月，梁相谦，周蔚然等青年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。

## 小 传

我们的经历极其简单，简单得如同平原上的一条河流。

先后于四十年代初降生，一同于六十年代就读大学。毕业后，怀着同代人共有的热忱，离开古城西安，赴陕北僻壤生活。曾在中学和师范任教，继在歌舞团和创作室编写。匆匆十六年，竟比当年党中央在这里度过的岁月要长。然而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缔造了一个新中国，我们只不过经历了一场文化劫难的全过程。

1979年春同时调入中国作协陕西分会，继续编编写写。抒情诗集《豆蔻年华》《依依后土》，散文集《山连着山》《延安散记》《种一记太阳花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爱的未知数》，以及《李天芳作品选》记录了踽踽前行的足迹。



作 者 像

## 第一章

走出赤安市政府文教局的大门，梁相谦长长地叹一口气：完了！一股从未有过的失望情绪控制着他，压迫着他。其实，刚才在分配办公室，黄秘书那张薄薄的嘴唇一启：“我们已经研究定了，请您到光明中学去。”梁相谦的心就不由自主地呻吟了一声。失望象猛然间吹来的冷风，使他浑身发凉发木。他脸上的神色大约很难看很古怪吧？黄秘书诧异地望着，一双小眼睛不解地问：“怎么，你不乐意去？光明中学可是全市首屈一指的重点中学，不是谁想去就可以去。有人想去就是不能去，我们是经过反复挑选才让你去的哩……”

梁相谦的嘴唇动了动，想说的话，从他的喉梗里冒出来，在口腔里打了一个转，终于又咽了下去。并非他瞧不起中学教育，瞧不起教师这一行，只是他痛切感觉到，走进学校的大门，就和他的意愿南辕北辙，尤其走进的愈是重点，愈是赫赫有名的学校，离他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更加遥远！事情就是这样！文教局怎么就一点也不理解他，体察他，不给予他些许的关照呢？

初中毕业的时候，没有报考普通的高级中学，而上中等师范学校，仅仅因为家庭穷困。高中是私费，除了交学费，每星期还得从家里背馍。一星期一口袋蒸馍，对他的母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而师范学校却管吃，这对家贫如洗的梁相谦，就足够了，就足以使他安心苦读了。

在家乡，农民父兄把教书先生当作圣人，把教书生涯当作最

神圣的事业。教书先生的饭，是全村各家各户轮流送的。盛饭的器皿也特别，一个特制的白铁罐儿装着流食，一个木制的油漆提盒里装着菜蔬和蒸食。不管轮到谁家，不管家境如何，乡里人总要倾其所有，花样翻新。那只小木盒里，不断变换的食品，是农家妇女的巧手做出的馍饨、水饺、懒麻食、猫耳朵、猴儿脸……“吃罐罐饭的”，成了教书先生的别称。谁家的孩子长成大人后能吃上罐罐饭，那一定是祖上积了阴德，连父母兄弟都会觉得无尚荣耀。

梁相谦的父母累死累活，挣断筋骨也要供儿子上学念书，目的是希望儿子能挤进教书先生的行列，而儿子却压根儿不企求这种尊荣，压根儿不想去当吃罐罐饭的教书先生，他暗暗立志，要做一个他母亲根本不知为何物的行吟诗人……

当时，他只敢把这个心愿向他姑姑的儿子吐露。那个小表兄曾经念完高中，又考上西北建筑学院，是文化最高的人。他对梁相谦出主意说，上师范的人，只要学得好，还可以继续考高等师范院校。而大学，在梁相谦看来，那是通向诗坛的必由之路。他渴望接受高等教育。于是，他抱定命运之神特别光顾的信念，投考关中师范。三年期满，他果然遇上好机会，应届毕业的师范学生中要抽百分之七的优秀生上高等师院，他考进西北师范大学。

那一年全国不设保送生，但他实际上是保送进了大学。考试只有象征意义，他没有费太大的力气，就跨进西北第一流的高等师范学府。这真是一个奇妙的读书的世界。敞亮的教学楼，幽静的林荫路，五彩缤纷的花园和绿叶茵茵的草坪……哪里都是默诵静读的好环境。特别是那座巍峨雄伟的图书楼，藏着数以万计的书籍，订着无所不有的报刊，坐在那备有小小台灯的阅读桌上，苦读中外古今的诗篇，潜心地琢磨，潜心地领会，变成自己的血，化成自己的肉，那是再愉快不过的事情了……

毕业的时候，他选择了深藏在黄土塬中的这座山城。他认为，

这是一片出诗的土地。只要在这块土地上耕耘，就必定能结出诗的硕果，稍许给他一个起码的条件就成。他向往的是赤安歌舞团。他在省城看过这个歌舞团的演出，被那些独具特色的陕北民歌和陕北舞蹈深深地震撼过。那奔放的、飞腾的、爆发生命力的陕北腰鼓舞，那优美的、抒情的、如火焰如流水的陕北扇子舞、那缠绵的、悠扬的而又略显忧伤的陕北信天游，都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，因为它们都饱含着给人以无限想象的诗意。特别是那些信天游，其形象的鲜明，比兴的奇特，感情的真挚，旋律的优美，语言的生动活泼，在梁相谦看来都是无与伦比的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可以说，他的魂灵就被这个团勾去了，要能去这里写诗写歌，就是最大的幸福……

他热切地巴望赤安市文教局体察他，关注他，给他一点切实帮助，这帮助在他们是轻而易举的，对他，对他的未来和一生却至关重要。

昨天晚上，接到文教局要他去谈话的通知，他迷迷糊糊一夜都睡不着觉。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到了，他就象第一次要去上学的儿童，有一种陌生的游动和快活。天不亮就跳下床，离开招待所，早早地徘徊在文教局门口，准备迎接他的福音……

好不容易黄飞鹏按时上班来了，把他让进门，用商量的而又亲切热情的语气说：“梁相谦同志，我们研究过了，想请你去市歌舞团创作组当编剧，写歌词什么的，不知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“太愿意了……”梁相谦由于冲动和亢奋，冲口答应着。他发现自己的失态，又变得很窘。

黄秘书理解地笑笑：“那好吧，我现在就开介绍信，你下午去歌舞团报到。”

掌上盖有文教局大印的介绍信，梁相谦连声道谢着告别黄秘书，出了文教局的门，他就禁不住地咧着嘴笑。他没有想到他的分配就这么理想，这么称心如意，缪斯就这么钟爱他，他能不从

心里往外溢出兴奋吗？母校的老校长曾期望所有的毕业生，三年小成，五年中成，十年大成。梁相谦绝不辜负师长，他要在这片出诗出歌的圣土上，用他的诗笔，三年在省内打响，五年在全国打响，十年在世界打响！

他觉得浑身振奋，脚步轻松，想着想着就急步如飞。但他没注意，下市政府大门的台阶时没踏稳，一脚跌倒，头在门墙上重重地碰了一下……他疼醒了，原来是在梦中……

真正的谈话的时间已到，他极快地收拾好去局里圆梦，但是，他热切的期盼落空了，落空了！向梦想的叶芽迎面浇来的，是一盆冰冷的水！

说话和悦而骨子里冷漠的黄秘书，丝毫没有征询他个人意见的意思，开门见山地直接通知他去光明中学报到。一句话，事情就定了！梁相谦的心好象掉了半块。一刹那间，他有一种为自己申辩、表白、抗争的强烈愿望。但是他到底没有启齿。他怕碰钉子，怕人嘲笑，怕听见冷言冷语：“想作诗人，那怎么行？你是师范大学毕业的，不是诗人大学毕业的嘛！”他似乎看到黄秘书偏着头说话的神态，他厌烦这种神态。有人官位很大，却平易近人；有人并不算什么领导，却拿腔作势，一副政府要员的派头。他暗暗地观察过，仪表堂堂的黄秘书，绝不是可以与之谈诗论文，可以与之倾吐心迹的人。他的工作，只是把这一批四面八方走来的大学毕业生象物件一样，分发出去。这么多天，他天天和大学生们打照面，一副公事公办的架势，怎么能跟他去倾吐衷肠？

“去吧，这是组织的信任。”黄秘书特意加的一句话，更象一张封条，贴在他的双唇上，即便肚里有千言万语，再也无法张开了。他苦不堪言。因为他需要的是另一种信任。是当诗人的信任，不是当教师的信任！

可他最终什么话也没说。他没有勇气表示异议，没勇气讨价还价。他接受过的教育和他与生俱来的性格，都没有教会他这么

做。

接受既定的分配是一回事，心里的痛苦又是一回事。现在，他沉重的双腿，拖着同样沉重的心情，懵懵懂懂地走到肤施河大桥上，依着石栏杆，掏出一盒刚买的香烟，极不熟练地抽出一根，又极不内行地点燃，吸起来。清悠悠的河水从桥下流过，一直流向前方。阳光洒在河面上，闪闪烁烁，蒸腾的水雾弥漫，一片氤氲迷濛。

清风传来一阵说笑声，顺着声音的方向眺望，前边河滩上有一群男男女女。他们都穿着灰布军装，打着绑腿，系着草鞋，戴着八角帽，女的都留着齐耳根的剪发头。呀，这是一群八路军战士！是刚刚结束了开荒比赛，还是刚开完了整风会议？是刚从抗日前线归来，还是正要出发奔向战场？你看，他们多么愉快、欢畅，有的蹲在河边洗脸，有的坐在石头上歇息，有的俯在沙滩上学字，还有的站在河心撩水，水花喷溅，溅起一串串笑声……梁相谦忘了自己在哪里，也忘了此刻是什么年月，他觉得自己也是那一群战士中的一个，他就要走向他们中间，去打闹，去嬉笑，去无忧无虑地生活和战斗……

“梁相谦！”

一只有力的手猛地在他肩头一拍，惊喜地叫他。扭过头，他惊异地认出中学时代的同学王世韵。念初中时，他们的座位一前一后，上课时，一个偷偷地写诗，一个偷偷地作曲。梁相谦看不懂王世韵那些蛤蟆蝌蚪豆芽菜，王世韵却对梁相谦的每一个呵和呀赞不绝口，声言他们将会长期合作，一个作词一个谱曲，谱写出最美的动人的歌。可是初中毕业后，他们就各奔东西了。梁相谦因为家境穷苦，不得不去读关中师范，又由关中师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；王世韵在高中三年，数理化门门是鸭子，却终于背上蒸馍布袋进省城，考进了西北音乐学院作曲系。他们

虽然同在省城攻读，但也有好几年不见面了。今天相逢，两个人都感到喜出望外。

“我听说你提前毕业两年，去年分配到这里，是吧？”梁相谦问。

“是的，分到赤安歌舞团。”

“歌舞团！那太好了……”

“好什么！”王世韵沮丧地说，“歌舞团已经撤销解散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这大大出乎梁相谦的意料。

“还不是象我提前毕业一样，遇到困难时期。一部分人员精减转业，留下大部分归并到省歌舞剧院。”王世韵掏出烟递给梁相谦一支，他自己也举起一支。

点着烟，梁相谦继续问：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？留守兵团的成员。”王世韵不满地咕噜，“人家远走高飞后，这里只有一个留守处，看大门，跟我一起，还有两个人。成天跑腿打杂。这不，拍电影的来了，我给人家扛道具。”

梁相谦这才看见王世韵身旁放着一辆木纺车，也才明白河滩上的一群人是电影演员，并不是真的八路军。梁相谦口里支吾着，他替自己的同学惋惜，也替自己惋惜，看来，歌舞团是怎么也去不成了。

王世韵问：“你呢，分配到哪里了？”

“光明中学。”

“呵，那太好了，和我们很近，隔了一条河。你看，我们就在那边石佛山上，你报到后给我招呼一声，我去看你。”

河滩上响起了一阵哨音，寻声望去，有个戴太阳帽的人正在给演员们讲解什么，大概是导演。王世韵说：

“很抱歉，今天不能跟你说话了，我得赶快把这些东西送下去，下边学纺线的镜头要急用哩。”

王世韵扛起纺车匆匆离开，走到桥头，他又转回身问：

“哎，听说你恋爱了，对象来了吗？好极了，这个地方必须有个姑娘，要不，寂寞得很……哈哈……”

“你有对象了吧？”

“我？还在构思之中呢。哎，什么时候带你的对象让我看看。”说罢，王世韵从桥旁的台阶下河滩去了。

遇见老同学，梁相谦心里更难受，酷爱作曲的王世韵居然守了大门，惺惺相惜，同病相怜，他望着王世韵扛着纺车的背影，更添惆怅。歌舞团撤销，文化馆又不要人，看来只有一条去学校的路。聊以自慰的是，他要去的光明中学，恰好是黎月早就定了的学校。这就是说，他俩还可以象毕业以前一样，同在一个学校，朝夕相处。

世界上的事，总难绝对说好说坏。梁相谦想去的地方，去不成；不想去的地方去了，却能和他心爱的姑娘在一起。这还不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吗？正因为这样，这个内心矛盾重重的大学毕业生，才喜忧掺半地接受了既成的分配方案。

他和她可以毫不留恋地离开繁华的省城，但却害怕彼此远离。天天相见，时时交流，听对方说，向对方说，是他俩最大的幸福和愉快。分离，哪怕是短暂的、须臾的，都会使他们怅然若失，焦灼难忍。现在好了，不必担心因参加工作而分隔异地，他们仍会象学生时代那样如影随身，耳鬓厮磨，这难道不也同样是他们暗自期盼的？至于那梦寐以求的诗的渴求，一定会得到她的安慰和鼓励：哪里有生活，哪里就有诗，哪里就产生诗人，朱自清、闻一多、艾青、臧克家，不都是从教师岗位上升起的诗的巨星？她准会这样说！

这么一想，梁相谦的心情好多了。他不愿再在街上耽搁，径直回到招待所。不论怎样，应该把自己的消息告知黎月。

他敲敲她那孔窑洞的门，里边没人应声。白麻纸糊的窗户上

有个小洞，他扒在那里看看，几个女同学都不在，只有黎月侧身朝里躺在她的床铺上，胡乱拉了一件衣服盖着，象是睡着的样子。他诧异她怎么这会儿就睡午觉，也不怕着凉，赤安的九月，白天在窑里睡觉也不能离开棉被。估计她是看书看困了，迷迷糊糊睡去，要不就是听见了他的脚步声，故意给他装假。

他轻轻推开门，蹑手蹑脚走过去，站在床边。见她动也不动，他就猫着腰，弯着食指，在她那穿着薄袜的脚心上，轻轻地勾了勾。他等着她把脚迅速地缩回去，然后咯咯咯笑着坐起。可是那只脚象麻木地失去知觉，一动不动。又去勾了勾，还不肯动。他弯腰探身朝里一瞧，她的两眼睁得圆圆的。她根本就没有睡。

“我就知道你装假，快起来！”

梁相谦拽住黎月的胳膊，拉她。

“有事么？”黎月望一眼相谦，低声咕噜地问。

“看你那个模样，好象没有事就不能来……告诉你，我刚从文教局回来，我的事总算定了。你猜哪里？光明！前途光明，你光明，我也光明！”

尽管梁相谦并没有如愿以偿，但这会儿，他还是极力收藏起满肚子不快，把去光明中学作为一个喜讯告诉黎月。他相信她会立刻跳起来，眼里露出惊喜的光芒。可是黎月木然地坐在床头发呆，面无表情。

“怎么，没有想到吧？”

半晌，黎月呻吟似地喃喃说：“我知道……”

“瞎说，黄秘书刚刚通知我的，你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我知道……”黎月又机械地重复一句。

梁相谦大惑不解：“你知道？知道了不高兴，是不是？”

“祝贺你！”

“谁要你祝贺……”梁相谦终于受不了黎月冷冰冰的面孔和冷冰冰的语调，“你怎么了，我该没惹你吧？”

“谁说你惹我？”

“那你这是怎么啦？这些天，你一直嘀咕我的分配，好心对你说，你却又这样……”

“我怎样？不是向你祝贺过吗？”

“谁要你祝贺来？你何必挖苦人……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并不想到学校去，什么学校也不稀罕！只是想到你，我才答应的。难道把咱们分在一起，你不乐意？莫非只许母校抬举你，就不许赤安抬举别人？莫非让你一个高材生去重点学校，你那小心眼儿才能满足，是不是？”

梁相谦夺下黎月手中的报纸，拉住她的手腕，要她起来。哪知，听了 he 这一番玩笑，黎月的脸色顿时变得灰白，手指冰凉，而且轻轻地发颤。她闪电般地抽出她的手，愠怒地喊道：

“别碰我！你出去！出去……”

门外，一阵脚步响，恰好有人从窗前走过。

密洞的窗棂很大，只糊着一层薄纸。虽然没看见是谁，但梁相谦确信，黎月这么高声地跟他嚷嚷，窗外的人肯定听见。他是个极爱面子的人。虽然生性宽厚，为人赤诚，肯为他所爱的姑娘赴汤蹈火，但自尊心却容不得一点损伤。黎月这么厌烦地叫他出去，就象她遇见了强盗。这使他大伤面子。他顿时大为光火：

“这么嚷嚷象什么话？是谁抢你东西了？”

黎月睬也不睬，一把拉开被子，蒙住头，又自顾自地躺倒睡下。

梁相谦扭身就走，跨出门槛时，狠劲拉了一下窑门，门扇与门框发出了猛烈的碰撞声，也象他的愤怒！

他怕是要疯了！怒气冲冲地出了大门，走下山坡，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脚蹑。现在，他脑子里已不管什么分配不分配的事，只剩下和他吵嘴的黎月，这个叫他又爱又气的黎月！

这个世界上，他最不能忍受的，莫过于黎月的冷淡。不知道别的恋人之间会不会闹别扭，他俩都是极敏感的人，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，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因，只不过一句话，一点芝麻大的事，就闹磨擦。一闹，两个人都气得不得了，一个肺快炸了，一个心要碎了，恨不得即刻从高楼上跳下去。可是没过多大工夫，又和解了，各自都哈哈大笑，奇怪自己为什么会生那么大的气。这冲突真是夏秋的暴风雨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风过雨去，便是奇异的晴空如洗。两个人更亲昵，更甜蜜，更相知，更难分难舍。但当新的冲突和风波又一次来临时，他们又好象掉进绝望的深渊，陷入世纪的末日。此刻，这烦恼，怨怒，痛苦不堪的情绪，正塞满他的胸腔，他伤心透了！

你根本不该在这种时候冷淡我，跟我赌气闹别扭。这是什么时候？我的梦想，在现实的石头上一碰，轻易地化为乌有，肚子里的一团郁结怎么也不肯消散，心还在隐隐作痛，只是因为想到你，想到要和你在一起，才强咽苦水，强颜欢笑，而得到的竟是你这样声色俱厉的一份回报！时冷时热，乍阴乍晴，小鬼才能弄懂你脑子里转着什么念头！

无数个脸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、微笑的、大笑的、温情的、腼腆的，一一迎面而来，又匆匆闪过，但梁相谦的面前，时时浮现的，只是黎月那张冷冰冰的脸！无数种声音在大街上喧嚣，叫卖的，说笑的、吆儿喝女的、吟唱小曲的、组成了这山城喧嚣杂乱的交响乐，但梁相谦耳旁回响的，只有黎月那冷酷暴戾的申斥声……这太叫梁相谦难以承受，也太让他百思不得其解……

同学们都说，他和她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因为他们有那么多相似之处，这些相似之处会使他们的未来十分和谐；他们又有那么多不同之处，不同之处又会使他们相互补充，变得完整而美好。爱是什么？不就是寻找和它相似而又不似的另外半个灵魂？

这些话，他听了曾是多么舒服惬意呵！

在男同学的眼里，黎月是高不可攀的月亮。都以为她根本不会在同学中寻找男朋友。要寻找的那个他，如果不是满腹经纶的教授学者，就一定是事业上成就卓然而英俊风流的专家名流。结果，那个他竟在他们中间，竟是他们中间普通而平凡的一个：农民的儿子梁相谦！这着实叫人感到意外！这些话，也许对梁相谦多少暗含贬义，但梁相谦听起来，同样舒服惬意。他们越是那样评价她，他心里越觉得舒坦。既然你们认为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月亮，是月宫里的仙女，而她却走到我的面前，要和我手携手地生活一辈子，这还不值得我骄傲？

从此，他将他的全部感情丝毫不留地给了她。

他很愿送她一件最贵重的礼物，以志心中的爱。想来想去，不知送什么好。他太穷了，穷得一文不名，任何看得上眼的东西，对他来说，都昂贵得可怕。何况，那些可用钱买来的礼物，即使再昂贵，他也觉得无法与他的感情放在同一个天平上。

主意终于有了。

他悄悄地钻进母校的图书大楼，搜罗古今中外的情诗情歌，把最喜爱的一一翻检出来。裁开一页页雪白的粉莲纸，用红钢笔一道道打好竖线，然后用毛笔小楷，把那些选出来的诗歌，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。白纸黑字红竖线的诗页，用根蓝丝带精心地装订成册，封面上，以清秀的仿宋体写上《古今情歌钞》。它象一本真正的石印版的线装书，很是别致。他端详了好久，在他自己装璜设计的封面上，郑重地写了癸卯年，签上名，加盖上他自己篆刻的一个心形图章。那是两个篆字：梁梁。一个字是一个心房，两个心房合成一颗桃形心。

当他把这个礼物递到她手上时，她又惊又喜，眼睛的睫毛立刻被晶莹泪珠濡湿了。

上邪！

我与君相知，  
长命无绝衰！  
山无陵，  
江水为竭，  
冬雷震震，  
夏雨雪，  
天地合：  
乃敢与君绝！

这些诗句简直就象他写的，是他内心世界的展示和抒发；这些诗句也简直就是为她写的，是她心灵的颤动和吟哦。她默默地诵读这些诗句的时候，泪水涟涟，嘴角微微颤动。

没有珠光宝气的馈赠，没有恩呀爱呀的絮叨，但那“长命无绝衰”的爱根芽，深深地扎在两颗心壤里，即使谁也没有在口头上做什么承诺，他们也明白，那比诺言更具约束力的真情，已经溶入了那由两个一半构成的完整的灵魂之中……

可是那半个灵魂，为什么要跟他这半个闹别扭，跟他捣蛋？为什么无风起浪，为什么忽阴忽晴？

他是个理想主义者，炽热甜蜜的爱，使他幸福，陶醉，使他心情振奋；但任何波折，都会刺痛他的心，会使他顿然无趣，闷闷不乐。每当这种时刻，他就会产生这样的臆想：人与人之间，不论多么亲密，多么知己，毕竟并不能做到完全了解，如同一个山包和另一个山包，一棵大树和另一棵大树，相互间永远难以全然了解和沟通。即便贾宝玉和林黛玉、罗密欧和朱丽叶、简·爱与罗切斯特……怕也是这样……

整整半天时光，梁相谦都在赤安街头郁郁徘徊。对这次突然涌来的阴云，他最终作出了这样的解释：她到底还是不满意我，不能向我那样，十分十分地爱她！是呵，我不英俊，也不富有，